

龍岡山人古文尚書四種

古文尙書辨惑卷七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閻若璩曰鄭端簡曉予得其手批吳氏尙書纂言於二十八字上批云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元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蹟

辨曰古人之書爲後人所采用常也此纔二十八字耳字字見諸傳記所引已足爲古文不僞之證乃自吳澄有收拾傳記之說鄭曉因之加以蒐竊而梅鷟惠棟王鳴盛孫喬年等爭相搜討凡傳記中一字一句出自古文者盡據爲古文之所本閻氏且歎後人讀書之少不能徧引以發其藏學者惑之竟信爲確有可據余究其說所從來實由吳澄啟其端鄭曉引其緒閻氏據以爲言而不知鄭說可一言破也試移鄭說以施諸堯典則粵若稽古四字襲諸王延壽靈光殿賦放勳二字襲諸

孟子欽明文思四字襲諸考靈曜安安二字襲諸仙禮允恭克讓襲中論法象篇光被四表襲漢書蕭望之傳格于上下襲王粲無射鐘銘此堯典見於各書者可謂其爲蒐竊之據乎舜典奚以異焉彼之所謂實據者堯典如是各書亦當如是閻氏豈不知之特借以自伸其說耳何繼起者猶蔽於其邪說而不知悟哉

閻若璩曰二十五篇書以此人之語入彼人口中而不顧所處之地所值之時有不侔者不特君陳而已也孟子稱舜舍己從人入於舜口中以稱堯當堯之時引書曰洎水警余警字自屬堯又入口中以屬舜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今入元良二語於伊尹口中以訓長君孟子書曰猷我后后來其無罰向疑爲初征自葛情事僅可伸應用之以釋湯慝今重出於伊尹口中以訓太甲迂遠不切殊屬無聊填寫湯誓曰今朕必往此湯初興師告讎毫眾之言今亦入武王口中其時武王師已次河

朔羣后畢會何爲此言不幾眯目而道黑白者邪余故連類及之以俟觀者思焉

辨曰舍己從人四字舜以稱堯而孟子卽以稱舜此例古書多有之左傳哀公元年吳入楚逢滑對陳桓公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而孟子卽以視民如傷贊文王卽其例也當堯之時洪水爲災舜方相堯故言警余余本屬舜孟子引以證堯時之洪水耳蓋洪水之患舜與堯同時何謂余字卽屬堯不當屬舜哉豈舜稱余之時不當堯之時邪何拘牽乃爾閭氏不讀孟子神農章乎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是則堯憂舜警正君臣一時情事何謂此語不可入舜口中哉文王世子引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而尙書則爲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各自成文本不相蒙事既不同字亦有異此例禮記亦有之如大戴記公冠篇云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勛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敬拜

迎于郊此迎日之辭亦見尙書大傳而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數語又洛誥成王所以美周公者此今文也何亦攙入他書中哉孟子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雖指湯初征葛事而前則仲虺面舉以釋湯慙後則伊尹追述以訓太甲義各有取夫述祖烈以戒嗣王此大臣陳善首務不知何所取例見其只可釋慙不可垂訓試讀康王之誥有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此亦啟沃嗣王者一進揖間便述前人成烈豈亦無聊之填寫邪訓太甲則曰視乃烈祖告康王則曰無壞我高祖寡命聖君賢相前後同揆無非以繼承祖武爲念閭氏竟目爲迂遠不切是真敢於侮聖言矣湯誓有今朕必往句泰誓亦有今朕必往句湯因夏德之數虐言之武王因民心之視聽言之此以事論事不以地論事卽就地而論王次河朔猶未至紂都何不可云必往也况今朕必往纔一句耳其上下文均爲傳記所引幾有篇之大半如謂人有命

卽謂已天命異文

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

無傷墨子引之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周語引之紂有億兆
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雖有周親不若仁
人墨子引之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論語引之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引之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
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又引之其文皆在今朕必往句上下上下文皆
不僞豈此四字獨僞邪此真昧目而道黑白之論請閻氏試自思之

閻若璩曰魏何晏集解論語中有孔子曰者卽安國之辭余嘗取孔
註論語與孔傳尙書相對校之如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三句孔子曰
履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天后君
也大人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朕躬有罪無以萬方
四句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雖有周親不
如仁人二句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
子來則用之所重民食喪祭一句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

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與今安國傳湯誥泰誓武成語絕不類安國親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誥泰誓武成豈有註論語時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且不恆其德或承之差孔則曰此易恆卦之辭南容三復白圭孔則曰白圭之玷尙可磨也云云凡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將安國竟未見古文乎據古文則予小子履等語正湯誥之文也作論語者亦引湯誥而孔不曰此出湯誥或曰與湯誥小異而乃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何其自爲乖刺至於如是其極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眞古文湯誥之文蓋斷斷也又從來訓故家於兩書之辭相同者皆各爲詮釋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今安國於論語周親仁人之文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懸絕如是是豈一人之手筆乎且安國縱善忘註論語時至此獨不憶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語

勢皆盛稱周之才而無貶辭乎安國於禪謀子產臧武仲齊桓公凡事涉左傳者無不覲縷之於註何獨至古文泰誓而若爲不識其書者乎余是以知晚出古文泰誓必非當時安國壁中之所得又斷斷也

辨曰愚按今湯誥文第三節云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天神后請罪有夏末節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此湯誥文之分見兩處者而論語之辭則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合湯誥兩節文爲一篇語多竄易與湯誥迥別唯墨子所引稍與論語相近而首有湯曰二字其詞曰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

古文作未知獲戾于上下

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

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故注論語引之不曰文見湯誓而必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正見此墨子引湯誓之文非吾所見湯誓之文也不然孔安國現有湯誓湯誥何乃舍之引墨子邪文在湯誥而注作湯誓用商書卷首名也說詳卷中至謂朕身有罪雖有周親所重民食等語孔解論語與尙書不類此其例鄭康成高誘亦有之康成注禮記以維申及甫爲仲山甫及申伯而其箋詩則云申甫之地爲形勢控扼之要高誘注呂覽大汾冥阨解云大汾處未聞冥阨荆阮方城皆在楚而其注淮南子則云大汾在晉冥阨淮南作澠阨今宏農澠池是也其餘不可枚舉閻氏非不知之故亦云訓故家於兩書相同者皆各爲詮釋是矣乃何以又云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試思同一申甫禮則注爲人名詩則注爲地名同一冥阨呂覽則注爲在楚淮南則注爲在宏農此皆一人之手筆也何亦懸絕若此蓋誓之義例不同傳注卽因之以異同文異解前後錯出而不相害康成高誘如是安國亦然何得獨誣其非一

人之手筆乎至安國不註出逸書某篇考安國所註論語引詩書之文
亦有不明其來歷者如遇如切如磋句不注爲淇澳之詩遇深則厲句
不註爲匏葉之詩遇高宗諒陰句不注爲無逸之文豈安國之善忘殆
亦閻氏匿之而不言耳善乎毛仲氏之言曰論語堯曰篇非引經體故
其所引者皆係孔書而安國作論語注並不注一篇名於其下乃閻氏
謬謂湯誥泰誓武成非壁中之所得安國幾不識其書夫安國卽未見
此古文安國非未見今文者何以今文湯誓無此語而注爲湯誓安國
旣引墨子當非未見墨子者何以墨子兼愛篇引雖有周親不若仁人
不於此注爲墨子所引且安國亦非不見國語者何以國語內史過引
湯誓余一人無及萬方萬夫有罪在余一人亦不於此注爲國語所引
可知其不注湯誥不注泰誓非不識有此書實以論語此篇於湯誥泰
誓無取也不然首章堯曰咨節爲堯禪舜之辭何以堯典中無此語安
國亦不注之誓讀古書者比例以觀可悟其通變之由矣

案王伯厚困
學紀聞曰孔

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商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誓有之
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為元圻則曰墨子引湯誓曰
無誓之辭矣其文曰今天大旱云不憚以一身為犧牲是湯之辭非
誓衆之辭矣惟國語內史過引湯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非
在子一人其辭相類孔氏遂併以墨子為引湯誓
歟其品嘗疑孔安國註論語在古文未出以前

閻若璩曰二十五篇其精審絕倫者在虞廷十六字此蓋純襲用荀
子而世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唯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
精於道一於道之語遂櫟括為四字復讀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
字偽古文蓋如此曰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謨之文邪余曰合荀子
前後讀之引無有作好四句則冠以誓曰引維齊非齊一句則冠以
誓曰以及他所引者皆然甚至引宏覆于天若德裕乃身則明冠以
康誥引獨夫紂則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誥皆然豈獨引大禹謨
而輒改目為道經邪予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必真出古道經
而偽古文蓋襲用荀子初非其能造語精密至此極也

辨曰虞廷十六字古相傳爲授受心法道之所寄也孟子謂禹皋則見而知正指此荀子之學醇疵參半豈能體驗及此而造語如是之精密哉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云云正隱括大禹謨之意是荀子襲大禹謨非大禹謨襲荀子毛西河曰人心四句蟬聯而下並非逐句搬造者惟精惟一句在荀子無其文乃荀子雖不引書文而直引書意以爲之解如云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知之倖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此正明取精一語而紬繹其旨毛氏此言可謂洞中窺要乃閻氏又變其說謂荀子引書皆名尙書何獨禹謨改爲道經不德此例古書多有之如禮緇衣篇引說命引太甲引君陳及引咸有一知而改爲尹告墨子引泰誓引仲虺之誥及引甘誓而改爲禹誓引伊訓而改爲湯之官刑卽荀子改書目亦不獨禹謨一篇如君子篇引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甫刑之文改目爲傳與改禹謨爲道經正同

此今文也豈亦今文襲荀子語乎閻氏愿舉荀子所引書目作證何獨

遺此一條蓋唯圖自仲其說而故為深匿其文也有如此案墨子雖有

人引作傳曰余初亦疑之攻古文者亦未尋核及此及讀荀子引今文

市刑亦作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見古人引改書目本無例未

見輕離古文又曰四庫提要論鴟冠子曰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亦往

往偶隨所見如谷神不死四語今見老子中而列子乃稱為黃帝書克

己復禮一語今在論語中左傳乃謂仲尼稱志有之元者善之長也八

句今在易文言傳中左傳乃記為穆姜語不獨此也會子曰孝子之事

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僥倖見大戴禮記本考篇而中庸亦有

之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見文子上德篇而荀子亦有之

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炳見太平御覽所引蘇子而漢書楚兩龔傳亦

用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見屈子楚辭漁父而荀子不苟篇

亦用之如此之類更僕難數則人心之危道心之微道經即另有一書

而禹謨亦不妨同有是語其胡可謬焉所不可解者文子道原篇引老子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與樂記辭相出入閻百詩謂古有是言而老子傳之記禮者亦傳之夫閻氏既知此爲遞相引述之言見於老子復引於文子又同於樂記不以是而疑三書之有一僞也何獨於禹謨道經偶同一語而遂謂禹謨之襲荀子而僞哉

閻若璩曰十六字以上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荀子君子篇語也十六字以下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亦荀子正名篇語也其有依傍而初非能自撰出者

辨曰信如此言則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荀子大略篇語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荀子王制篇語也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荀子勸學篇語也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亦荀子勸學篇語也何以論語亦有之不將謂論語之依傍荀子邪亦將謂其各有依傍而非能自撰出邪何不思乃爾

又曰汝惟不矜四句不著所出或有疑其鈔荀子者毛奇齡釋之曰若汝惟不矜四句不惟荀子卽老子亦有之此亦本經文而習爲常語者卽無稽之言二句亦然此如春秋叔向謂子產曰昔先王議事以制雖用周官文而只作己語晉徐邈與范甯書曰君子之心誰毀誰譽雖直引論語文而不標所自一若己之自言之者古人引經類如此良品謂不獨此也論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君子思不出其位此易詞也而不言引易不恆不求何用不臧深則厲淺則揭此詩詞也而不言引詩此與荀子之有尙書語相類觀者其詳審之

閻若璩曰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皋陶此自出魏晉間晚出大禹謨辨曰皋陶事蹟散見各書閻氏絕不復考惟知鹵莽立說何其謬也王應麟曰曰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皋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皋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子夏亦云舜舉皋陶此眼前習誦之書其說見於困學紀

聞者閻氏親注之而猶不悟其解然則彼所號爲疏證者竟率憑胸臆而信口聒聒邪

閻若璩曰十六字余既證其所出非真舜言詳味堯曰咨爾舜一節又覺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僞作者插入敬修其可願之下爲舜誤會堯之言何者四海困窮自不得如漢註說好天祿永終亦不得如朱註說不好蓋永執其中一句一義耳四海困窮則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仰而承天之福且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云爾班彪著王命論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王嘉傳亂國亡軀不終其祿薛宣朱博傳叙位過厥任鮮終其祿不終鮮終方屬弗祥魏晉間此人似認此二句爲一連故於上文先作警辭曰欽哉慎乃在位敬修其可願下卽續堯言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若以極言安危存亡之戒者而不知與原義相左使古文真是舜承堯之命於六十一載前辭固如彼述之以命禹於六十一載後解又若此亦

怪而可笑矣

辨曰閻氏之駁古文專取原文添設其辭橫生枝節唯騁口說之能而不顧是非之實豈欺天下後世皆糊心昧目不通書旨之人邪據言四海困窮則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仰而承天之福試取大禹謨讀之欽哉慎乃有位敬慎其可願下獨不可言俯恤人之窮仰承天之福邪且孔傳明云有位天下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是亦閻氏所云恤人之窮承天之福意也其解天祿永終亦非作弗祥解是亦閻氏所引洪範考終大雅令終王命論福祚流于子孫意也毛奇齡所以云確是漢注異於魏晉之解者以此閻氏故翻毛說先將孔注朱注抹倒而自加註釋復引洪範大雅王命論以證之不知自加註釋之詞仍無異於孔安國傳注之詞乃因此添設其言曰魏晉人似認此二句爲一連若以極言安危存亡之戒者今孔傳具在並無安危存亡之說若謂不應

讀作一連據閻氏謂堯欲舜俯而恤人之窮仰而承天之福今舜則申以告禹謂俯而恤人之窮乃能仰而承天之福兩意正相發明而何嘗與原義遂相左邪何以見禹於六十一載以後之解必異於舜承堯於六十一載以前之解邪况解論語爲對舉之文乃閻氏私意堯未自言其解當如是也孔注朱注解說不同於經文原無出入閻氏乃據一人之私見毀千古之聖經合其解則爲真不合其解則爲僞亦可謂武斷而不知自量矣

閻若璩曰卻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辭止此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釋書辭如此僞作大禹謨者恐九歌未明遂倒裝於前馮氏景曰九歌在當時人所通曉無煩注明余最賞此通人之言所以六經所載多事之綱目其詳當各有傳傳之聖人當不若後代之饒舌屑屑自言之而自解之也又

曰使七政六宗五瑞三帛及五典等必皆一一自下注脚如卻缺引夏書云云此直傳而已何以爲經

辨曰閻氏以僞作大禹謨若恐九歌未明遂倒裝於前又以六經載事之綱目其詳當各有傳如卻缺引夏書云云直傳而已何以爲經不知此例今文尚書亦有之洪範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金四曰木五曰土水曰潤水火曰炎上金曰從革木曰曲直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從革作辛曲直作酸稼穡作甘推之二五事六三德五福六極皆有綱有目較之禹謨更詳不必另有傳傳之也皋陶謨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下文乃爲日宣三德日嚴祇敬六德鄭康成注云三德六德者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終以九德成事總其數而計之此目在前綱在後非倒裝而何所陳者九德必先一一計之非自下註脚而何此爲傳乎爲經乎豈今文尚書亦僞乎且古人著書有詳言之者亦有略言之者卽如益稷謨之予乘

四載本未縷舉其物至史記乃有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樺之文乃說文木部引虞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橇泥行乘輶而孫星衍反謂今予乘四載以下無此文古人不應虛言四載疑僞孔刪之初不疑其類傳而非經也則又何說

閻若璩曰按梅氏駭亦謂堯曰咨爾舜僅五句大禹謨於五句上下輒益之共三十三句是在堯爲寂寥乎短章在舜爲眷眷乎大篇矣亦可絕倒又謂孔安國註論語舜亦以命禹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不言今見大禹謨比此加詳則可證東晉古文非西漢時安國所見之古文決矣又謂集解所引孔曰者乃安國之手筆舉安國之手筆爲證則晉人將何辭以對皆與余互相發明

辨曰文有詳略則章有長短論語述堯言略故短禹謨述舜言詳故長孰長孰短本無定體何以見堯言必宜長舜言必宜短邪若謂造古文者所益則論語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纔八字耳而在無逸篇述之凡

八句三十二字此今文也是誰造而附益之而一長一短邪至孔安國
註論語釋舜亦以命禹曰亦以堯命已之辭而梅鷟則必易其詞曰今
見大禹謨比此加詳不知孔氏所注者就文釋義此訓詁體也梅氏所
言者援據出典此考證體也雖訓詁亦有注出典者古人於此每多不
拘孔安國亦然卽就集解所引而論孔安國注南容三復白圭則曰詩
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注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則
曰此易恒卦之辭也而注深則厲淺則揭則不言爲淇澳之詩非不見
匏葉之詩者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不言爲淇澳之詩非不見淇澳
之詩者注高宗亮陰三年不言亦不曰今見無逸篇比此加詳非不見
無逸篇者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見墨子兼愛篇亦不注曰墨子引泰
誓其辭若此卽一書之中而手筆不同如此彼梅氏閻氏其將何辭以
對

閻若璩曰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

校勿敵若傷之醫藥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
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
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
魏晉間又一佐也

辨曰讀古人書會其文義乃可徵其出典允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蓋
因崑山出玉而爲譬喻之詞正義疏云又恐兵威所及濫殺無辜故假
喻以戒之下文卽有脅從罔治咸與維新之語何嘗異於司馬法所云
而失三代用兵之仁邪閭氏不玩上下文義妄生雌黃而引三國吳蜀
檄文爲證案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
一發玉石俱碎其爲襲用允征無疑不然大兵非治玉之工攻石之匠
若無譬喻成語何爲言兵一發而玉石俱碎此其來歷不顯然邪閭氏
謂當時自有此語果出何書豈可據臆度之詞爲證哉惟其二檄已有
引用允征語可見三國時古文已行民間陳琳鍾會皆得習而用之此

古文不僞之確證閻氏卽欲誣以勦襲其如文義之不可通何

閻若璩曰逸書原有五子之歌今不得見予嘗妄冀其書必不似今
襲左傳哀六年所引夏書之文何則賈逵註彼文爲夏桀時不言太
康時遽固從父檄受眞書云十六篇逸則可知其無矣又必不似今
太康爲久敝失國何則離騷經啟九辨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
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註大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得
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
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屈去古未遠猶見百篇全書故述其亡由此
辨曰左傳哀七年引維彼陶唐數語而冠之以夏書案漢時百篇已亡
賈逵所受於其父檄五十八篇中之夏書只有禹貢甘誓允征五子之
歌四篇別無牽涉夏桀篇目若以爲見於商書則左傳明引作夏書其
非商書所有可知然則賈逵所注夏桀時者確爲誤注不得以其曾見
古文爲辭雷學淇曰夏書維彼陶唐六語賈逵服虔解爲夏桀之時然

書既夏史所編無由得紀桀亡

前代之史皆後史紀之
中葉之亂國史可以書

皇甫氏知其難

通故依用書序太康失邦之說禹至太康皆都於冀此於事理當矣雷氏之言精核如此然則賈逵雖受父業而所用以教授者實主今文或於古文偶然失記有此誤注亦未嘗自云十六篇逸也孔穎達謂其不見孔傳誠未免太過閻氏遂借此隙以攻古文亦皆失之蓋古人註書不無小誤如康成注商容爲禮樂之官與史記異不必不見史記也夫太康失邦王逸謂其作淫聲此一事也尙書謂其好游畋此又一事也自古失德之君放縱娛樂豈止一端漢書霍光傳紀昌邑王賀荒淫迷惑凡千一百二十事太康既好淫聲又好游畋兩書分載正可參觀何可執一廢一若以屈去古未遠猶見百篇全書屈亦不言出自尙書也且屈但言其娛以自縱亦不言其更得淫聲也豈屈爲周末人更古於夏之史臣邪近日經學家不能以經正傳注之誤反據傳注以駁經吾不知其所學何經也

案太平御覽引皇甫氏之說故五子歌曰維彼陶唐

有此翼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林春鴻曰書稱皇而繼從姑
子外弟得古文尚書故作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據此益信

閻若璩曰書有古人纔引忽隔以他語亘千載莫能知而妄入古文
中庚續之者五子之歌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是也左氏襄四
年晉侯欲伐戎魏絳曰勞師於戎而楚求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
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有羿公
曰后羿何如魏絳遂不便復引夏訓止據其事以對曰昔有夏之方
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云云末引虞箴仍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此乃古人文章密處今試思有窮后羿下其語可得知乎不可得知
乎果是因民弗忍距于河而魏絳將引此鶻突語以告悼公乎此又
當爲一破綻耳

辨曰此古人行文斷句之例也王崑繩曰古人鍊句簡奧未有截半句
法者有之自左氏始蓋晉侯好田魏絳因事諷諫左氏摹寫其詞故先
引尚書一句以作波瀾此自左氏文法狡猾處非必當時說話定如此

也乃閻氏謂有窮后羿下必非因民弗忍距於河以爲魏絳不得引此
鵲突語爲古文之一破綻信如是則必閻氏親見有窮后羿以下之文
實作何語而獨知千載所莫知然後可若猶是懸空臆度之詞而已則
請勿遽議古文之破綻可也余嘗讀漢書儒林傳班固引論語曰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今試思信而好古句下其
語可得知乎不可得知乎果是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云云乎班固之
引論語如此當不得疑論語有破綻矣

閻若璩曰或問墨子引湯誓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
后帝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舉無以萬夫萬夫有舉在余
一人則論語予小子履一段其爲古湯誓之辭無疑矣然今文湯誓
實無斯語此何以解焉余曰伐桀大事湯之誓誥必不一而足如武
王有泰誓三篇又有牧誓一篇皆所以重言以申明者王曰格爾眾
庶悉聽朕言此爲告民伐桀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此爲告天

伐桀之辭各不相蒙雖小序無湯誓二篇之說然此二篇安知不更在百篇之外乎卽以堯曰咨爾舜一段爲堯命而禪以帝位之辭今文堯典並無斯語豈可以堯典所無遂疑論語爲非常堯之言乎觀於此亦可以知論語之爲湯誓矣然則子何以知其必出於湯誓而不出於湯誥邪余曰墨子生孔子之後書未焚也內史過又生孔子之前書尙未刪也而所引之書辭同於論語者皆以爲湯誓此所以信其必出於湯誓也班固當東漢初校理祕典得見古文尙書而所著白虎通兩引予小子履皆以爲伐桀告天之辭而不以爲湯誓此所以信其必不出於湯誥也

王鳴盛曰周語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方萬夫有罪在予一

人韋昭注云湯誓商誓伐罪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誓則已微亡矣然則此傳爲湯誓之逸文而非湯誥安國論語注確不可易也

辨曰予小子履節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攻古文者遂據此爲湯誓之辭此言一出毛奇齡卽駁之曰然則今文湯誓反僞矣閻氏自知說之礙今文於是鑿空撰一故實曰有兩湯誓一爲伐桀告民

之辭一爲伐桀告天之辭而引尙書重篇爲證獨不思尙書重申之言如九共九篇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太誓三篇序皆明著其目數豈湯誓有兩篇而獨遺之邪今日此出百篇之外豈孔子之所未見而閻氏能見之孔子之所未知而閻氏能知之邪夫今文湯誓自漢以來人人習之孔安國既見伏壁之湯誓又見孔壁之湯誓詞語皆同史記復全采其文又經劉向以中古文所親校則其無脫簡無闕文可知矣乃閻氏復引內史過所注湯誓爲證夫內史註爲湯誓者用卷首書名耳若必以爲出於湯誓則書經孔子親刪豈內史過所見之湯誓非孔子所見之湯誓尙書皆載重篇何獨於湯誓重篇而刪之也王鳴盛據韋昭注遽斷爲湯誓散亡韋昭三國時人安能見百篇以外之書而知湯誓有散亡王氏亦安可據韋昭之說而遂信湯誓有逸文邪班固當東漢時校理祕典所得見者二十九篇之今文耳五十八篇之古文耳百篇之書尙不得見無論百篇以外卽其所著白虎通兩引敢用元

壯之文皆據論語不據湯誓以爲此論語之文與古文不類也其以爲
伐桀告天之辭與孔安國同必當時有此解班固既引作論語不引作
墨子湯誓何以見其必不出於湯誥邪余細繹孔安國注意若以此爲
出于湯誓則必註曰此湯誓之辭乃不曰湯誓之辭而曰墨子所引湯
誓其辭若此者正以見吾所見之湯誓不若此也以其文有增易故也
然墨子原書只言湯說不言湯誓或以說乃誓字之誤張崇蘭則以字
若有誤當爲誥字之誤而斷非誓字之誤蓋說誥字形猶相近墨子下
文又有說與誓命爲然句分析言之也說詳張崇蘭古文尚書私議自閻惠以下攻
湯誥者無不據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國論語注余故不憚再三申言之
閻若璩曰宣公十二年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云云仲虺
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上引兼
弱攻昧成語次卽引書詩語以條釋之可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各
有所出非如今同出仲虺之誥也襄公傳兩引皆有耆字之字今忽

櫟括爲一句亦古人行文之常但未有本出一書而錯綜割裂如隨武子等引法者然則隨武子既不妄則晚出古文妄可知矣

辨曰凡論古當審事理既加古文以采輯矣凡采輯未有不依原書錄之者乃校之原書反多參差不合則其爲左氏之行文可知夫行文本無定例既可櫟括以成句卽可割裂以成文蓋左氏惟知文以足言而已非資於原書爲考訂也吾嘗取其引書之例計之有就文增竄者如隱公六年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襄公十四年引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昭公十三年引允征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是也有減字摘句者如成公七年引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宣公十五年引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定公元年士伯謂韓簡子曰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是也有隔章合併者如襄公十一年引書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文公十八年季文子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是也有櫟括大意者如僖公三十三年引康誥

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昭公二十年又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成公二年引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是也有離析斷續者如昭公二十四年引同德度義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定公四年引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是也有截斷半語者如襄公四年所引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是也有錯綜割裂者如宣公十二年所引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之類是也總之左氏引書變化莫測如金在鎔唯冶所鑄非復尋常繩尺此左氏之文所以獨妙千古也乃閻氏不知文法反指此爲僞造古文之疑而加以妄是皆逞其拘墟之見而妄議古人者也

閻若璩曰按仲虺之誥又有四語兩見引左傳雖間有倒置辭則相合者襄十四年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十二年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是也晚出古文止緣上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與下推亡固存皆四字句亦去原文兩者之字以相配又以良亡韻協易國之道也爲邦乃其昌亦韻協此本無韻而忽韻與後墨子本有韻而不韻同一妄作

辨曰凡讀古書最患鹵莽不悟左傳三引仲虺之誥或增竄其句或顛倒其序或割裂其文卽就左氏原文亦可悟其大概如宣十一年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而襄三十年必易作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旣於取亂侮亡四字增二者字二之字改一句爲兩句矣又於襄十四年引作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將侮亡易在前取亂易在後國之利易作國之道其任意竄置有如此乃閻氏讀之不悟反謂偽造者因上下有四字句因去原文虛字以相配是直不讀宣公十二年所引有取亂侮亡句侮氏明以爲仲虺之言矣閻氏又謂其易國之道也爲邦乃其昌以圖協韻試思國之道國之利字互有易豈亦圖協韻邪夫書非詩比卽不協韻何妨若保偽造則必於顯

忠遂良下徑鈔左傳所引四語亦自成文何必造作韻語以圖諧協邪
總之閻氏讀書鹵莽雖明明一書屢經改竄有蹟猶自顧預立論斤斤
持較於有韻無韻之間反斥古書爲妄作其亦自蹈於妄而不知矣

閻若璩曰按墨子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出非樂篇雖未言其
作於何時然左傳昭六年晉叔向貽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
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杜預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
則民知爭端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註曰夏
商之亂著禹湯之法書不能議事以制又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註
曰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又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註曰言刑
書不始於始盛之世則墨子所謂湯之官刑者正作於商之叔世其
不爲湯所制明矣而僞作古文者不能參考左氏止見墨子有湯之
官刑字遂以爲卽湯所制而述於伊尹之口以訓太甲不知其時固
未嘗有此刑也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仲尼聞而非之曰

晉其亡乎彼春秋之末且然會謂成湯盛世而卽豫設法以告下民哉或曰鞭作官刑自虞時已有何獨至湯而無官刑邪余曰湯之時五刑具在未嘗無官刑也獨所爲三風十愆爲官刑之條目有犯於此者則麗於官刑以勒爲一書以豫告下民湯固未嘗有此刑也或又曰杜預亦言著禹湯之法則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安知非卽湯之法邪余曰卽湯之法湯當時未嘗以此麗之於官刑以勒爲一書以豫告下民也故卽九刑之作原於周公所爲賊藏盜姦爲大凶德有常無赦是也然說者猶謂此乃後世作九刑者記周公誓命之言以著於九刑之書非周公自爲之書也觀於周公則禹刑湯刑之作其必不出於禹湯可知矣其不容述於伊尹之口抑又可知矣

辨曰官刑二字陶辛垣作官法官戒解其刑墨之刑乃作刑解駁閻氏之說固當余謂卽就左傳而論湯何必無官刑叔向貽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不曰商刑而曰湯刑其爲湯所作

之刑也明矣或曰湯方盛時安得有亂政曰凡讀書須考其時湯之時何時也其在上則滅德作威敷虐萬姓者君也其在下則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者臣也其君既放之矣其臣亦難盡誅之乃制官刑以儆之此正聖人智勇作用若謂盛世必無官刑則唐虞只揖讓湯何以有征誅豈於君則放之鄰則征之於臣獨不可制一官法以儆之乎况鞭作官刑唐虞有之閻氏亦知之矣既有官刑使不列之科條何所遵守是猶議食肉者之不宜置箸飲酒者之不宜設尊也且虞書云怙終賊刑胡氏皇王大紀以墨劓腓宮大辟爲賊刑之科目湯之官刑有墨其例正同閻氏鑒言不應勒爲一書豫告下民夫古文所載不過數言耳曷嘗勒爲一書也制刑所做明專指有位者言曷嘗涉及下民也今其言曰官刑不容述於伊尹之口以訓太甲夫刑賞國君之大柄大臣陳善閉邪整綱飭紀不以此爲訓而奚訓哉大率聖人舉動非後世小儒所可測議閻氏泥叔向一言疑湯不應有刑墨訓蒙事試思舜攝帝位便流

共工放驩兇竄三苗殛羽山雷轟電掣動地驚天豈區區一官刑之做
 哉此唐虞聖人也可議乎不可議乎此伏生今文也僞乎不僞乎或曰
 如子之言則刑書刑鼎左氏所引之言非歟曰左之失誣其是非未必
 真出於聖人觀於趙盾弑君而引仲尼之言曰宣子爲法受惡越境乃
 免此豈聖人之言哉是故論古事吾從經不從傳或又曰閻氏謂湯未
 嘗麗之於法亦近似歟曰古文數言卽湯麗之於法者也彼卽不信古
 文而處書有官刑左傳有湯刑墨子非樂篇且引先王之書湯之官刑
 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並其風愆條目亦
 略舉之所謂先王卽湯也所謂先王之書卽伊訓也彼謂僞作者止見
 墨子有湯之官刑字誤以爲卽湯所制而閻氏竟忌墨子有先王之書
 字則書正言爲湯所制其不覈情實率臆逞論有如此不案朱子曰臣下
 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
 誅其羣臣而本朝太祖下獄南亦誅其羣臣臣等稽李配之類是也又
 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僞父事雖不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則知成湯之
 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惡變不差處何疑之有哉朱子此言最爲明切

爲古文者何猶
是曉曉乎

閻若璩曰一書有被引數處雖微有增易義則歸一者墨子之引仲
虺之告于非命三篇是也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
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襲喪厥師中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
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下人矯
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三處下文墨子皆各從而釋之曰此
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
作古文者嫌與已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孔安國傳曰爽
明也用明其眾言爲主也不與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複如此
釋之之確如此而僞作者不又現露一破綻邪

辨曰墨子引仲虺之語果全用仲虺語何以三引而其辭不同不可以
悟墨子之改書乎墨子既引仲虺之語而竄易之何反誣古文采墨子
而竄易之乎且墨子引書不獨改古文也其引今文亦改之如明鬼篇

引夏書禹誓曰大戰於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軍中曰有扈氏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
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
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禽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于
祖而僇于社此甘誓今文也鈔變其詞乃爾當不得曰今文嫌墨子與
已不合而易之矣至謂傳釋爽字與墨子悖古人解書取義各殊馮雪
樵曰爽之爲字有訓明者亦有訓失者說文云爽明也从火大徐鍇注
其中隙縫光也義與孔傳同書太甲先王昧爽丕顯牧誓甲子昧爽康
誥爽惟民大誥爽邦哲左傳二惠競爽及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更
諸爽境此數爽字皆當從明字之訓爾雅釋言爽差也忒也揚子方言
爽過也此失字之義也書故有爽德惟事其爽侮詩女也不爽左傳晉
侯爽二此數爽字皆當从失字之訓故蔡傳於故有爽德訓失而用爽
厥師亦从孔訓明蓋我各有當不得執一以概也審是而閻氏所指爲

破綻者洵一孔之論矣

案墨子訓爽爲失故曰喪師曰黜師孔傳訓爽爲明此古人訓詁會意不同處各書有之何以

見墨子之必確而孔傳之不足據邪

閻若璩曰兩書有本出一處而偶爲引者所增易實於義無妨者孟子取燕章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宋小國章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是也觀兩處上文其詞皆同而又首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他日引之輒易一爲始易始爲載此乃古人文章不拘之處亦何得疑其出於兩書邪不得疑出於兩書而奈何后來其蘇既竄入仲虺之誥中后來其無罰復竄入太甲中篇邪僞作古文者不又於此現露一

破綻邪

辨曰凡引書既有增易則不得復執原書之文以律之既知古人文章多不拘則分一書爲數處合數處爲一書隨所剪裁無定例也案東面而征數語孟子凡三引之其初引也則就原文增易之其再引也則取旁文參變之其終引之也則去其上下文變化不拘不獨易一爲始易

始爲載也此雖名曰引書實爲孟子行文至仲虺之誥作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太甲中篇則伊尹追述前
事於是隱括其辭爲並其有邦厥隣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孟子亦卽
師其意取其異文以避複閻氏所謂古人文章之不拘也乃不曰孟子
引書之歧互而曰尙書僞造之竄入試讀康誥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
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云云而左傳
僖公十三年引康誥則改之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
也此與孟子引仲虺之誥而鈔變之者正同至昭公二十年引康誥則
又改之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與太甲中篇因仲虺之誥而隱括其
辭者又同此康誥與左傳歧異者實今文也當不得言僞太率古書實
有此一種本爲文章之不拘閻氏既明知之而猶指爲破綻何哉

閻若璩曰唐貞觀中詔諸臣撰五經義訓而一時諸臣不加詳考猥

以晚近梅氏之書爲正凡漢儒專門講授的有源委之學皆斥之曰妄少不合於梅氏之書者卽以爲是不見古文夫史傳之所載如此先儒之所述如此猶以爲是不見古文將兩漢諸儒盡鑿空贅語而直至梅賾始了了邪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世之君子由予言而求之平其心易其氣而不以唐人義疏之說爲可安則古學之復也其庶幾乎

辨曰唐人所據乃安國非梅賾也安國之書實未嘗亡前漢則傳之都尉朝後漢則守之孔僖此所謂專門講授的有源委者也若唐人之所斥者僞書之二十四篇耳漢儒曷嘗以此爲講授哉今閻氏張皇其說曰的有源委試問彼能述其源委否若以爲史傳所載而兩漢書志未聞有此二十四篇名目也若以爲先儒所述而馬鄭傳注未聞有二十四篇一字也鑿空贅語躬自蹈之乃以之歸獄於唐人乎且彼所反復辨論者動以兩漢儒說爲辭何以前漢劉歆言安國遭巫蠱而彼云無

是事後漢班固言古文應爾雅而彼云不必拘則是名據漢儒實畔漢
儒也又以唐人義疏爲不可據何以二十四篇僞目始見義疏而彼據
以爲鄭注鄭意師祖孔學之說亦見義疏而彼據以爲孔學則是明斥
義疏隱宗義疏也然且譏訕唐人一則曰不考再則曰不思噫是誰不
考而不思乎乃以此而妄冀古學之復也不亦悲乎

古文尙書辨惑卷八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閻若璩曰按緇衣尹告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鄭注云天當爲先
晚出書卽是先字共出康成後何待云但左傳哀十八年夏書曰官
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杜注云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晚
出書陸德明所見之本乃是唯克蔽志孔穎達所見本與今同是先
字然則此書又出元凱後乎曰非也元凱左氏集解成在太康元年
吳平之後皆已有天下十六年此書出魏晉間豈得預窺杜注竊意
元凱前賈逵服虔王肅輩皆注左氏容有先斷人志之說晚出書因
之爾

辨曰天見二字本誤康成正之當據禮記別本故注云天當爲先使鄭
無所據何以知爲先字禮引古文康成雖不見古文當見禮記不誤本
則古文與禮記同一先字夫何怪焉今因鄭注作先遽斷爲古文之製

鄭謬矣左傳唯能蔽志陸德明本唯克蔽志孔穎達本唯先蔽志此亦如于德弗嗣徐廣謂今文作不怡史記作不憚李善文選注引此作不台一字異文書多有之愚竊謂唯先蔽志必確是孔安國本是時武帝已立孔氏古文於學見前杜預故得據之以注左傳閻氏謂古文不出元凱後豈得豫窺杜注是也諸家皆云東晉僞造孔傳閻氏猶知傳出東晉之前其識較優乃展轉尋思忽造一事實曰此必賈逵服虔王肅輩皆注左氏容有先斷人志之說夫曰容有猶莫須有之辭也此則自欺其本心之明矣

閻若璩曰昧爽不顯見左傳昭三年爲譏鼎之銘譏鼎乃魯鼎坐以待旦見孟子乃周公中夜以思此理忽得不復寐遂坐以待旦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旦早也明也相去時僅幾希此何足以見成湯憂勤惕厲之盛而舉以告嗣王乎

辨曰陶辛垣云二句雖一見譏鼎銘一見孟子乃後之襲前非前之襲

後若二句訓詁待旦不承昧爽上句昧爽不顯者言湯之不顯常存平旦清明之氣也坐以待旦則言其勤也此固足以備一解良品竊謂閻氏徒知穿鑿生隙而未嘗取書旨一細繹之案馬融注甲子昧爽云昧爽未旦也由未旦而坐以至旦則其中夜之徬徨爲何如者且此特專言湯之思得賢耳湯當昧爽之時欲明其德思得賢以自輔將俟旦以求之與周公之思兼三王施四事者不同不得泛舉憂勤惕厲之虛文以相例也若謂昧爽二語出左傳孟子意各有屬孟子云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荀子議兵篇則襲之曰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語雖同而意亦自別况商書在前左傳孟子在後本末何可倒置乃攻古文家奉此爲確證爲祕訣吾不知其所讀何書矣

閻若璩曰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一段玩其文義自以伊尹放之於桐三年爲句於桐處仁遷義爲句三年

以聽伊尹之訓已也爲句蓋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之訓是聽蓋凡六年始復歸于亳踐天子位焉亦猶孟子昔者孔子沒一節有兩三年字史記孔子世家謂子貢凡六年然後去是也雖殷本紀載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首三年字指初卽位後不指被放之後與孟子少異要爲六年之久復辟親政則與孟子無異古大臣格君非之難如此僞作古文者生於魏晉間時皆以書序爲孔子作故所撰二十五篇盡依傍之此序則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篇遂將放桐事撰於上篇中三年復歸事撰於中篇中合以書序而不顧不合孟子夫成王幼而卽位未聞失德若太甲比然且一聞流言聽周公居東二年罪人已得矣又後鳴鵩之詩已見矣猶未悟也直至風雷示變然後

亳縣北郭東三里冢四方高七尺不言在桐也晉太康地理記云尸鄉南有亳阪東有城太甲所放處案尸鄉在偃城縣西南五里亦不言在桐也魏晉間既不言在桐當亦如閻氏之不從孔傳其爲漢注益無疑矣良品竊謂若據眾說之紛紜將示慎重則以劉向之言爲是若謂學者必考信於六藝尙書明有密邇先王語則築宮墓旁使太甲知所觀感情事較合經文爲桐孔傳故依以詮釋鄭康成注爲王之離宮卽立宮於墓之旁近用以密邇先王故名離宮離宮猶言王之別居也非必如後世廬墓之制鄭義與孔傳亦無甚出入至趙歧注桐邑名謂於桐邑築宮亦通趙只註桐一字耳桐薄相去不遠上古地理沿革今不可考安必孔傳所註之非漢志所記之是閻氏安得執一以廢一哉若必依後人所定則元和志云殷湯陵在河中府寶鼎縣北四十三里今山西平陽府榮河縣也馬端臨曰今河中府是宋太祖乾德四年著諸祀典迄今不易元世祖二十年墓已淪於河矣是不獨非孔傳之桐並非

漢志之薄閻氏豈亦可以議其書之非真哉

閻若璩曰晚出書所載太甲卽稽首於伊尹矣又屢自稱其字于太甲豈不君臣交相失乎君之失緣誤倣洛誥臣之失緣誤倣緇衣何者緇衣兩引咸有壹德一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一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此篇鄭康成序書在湯誥後咎單作明居前馬遷亦親受逸書者卽繫於成湯紀內是必於太甲無涉矣康成註書序于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頗不可曉王肅註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當時臣工贊美湯君臣之辭故君則號臣則字不必作於湯前作僞者正見書序爲伊尹作咸有一德遂將緇衣所引盡竄入於其口又撰其辭於前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喋喋稱字不已大可嗤乎

辨曰閻氏旣知洛誥有王拜稽首之文則太甲中篇有王拜手稽首之文正同一例復何訾焉至伊尹名摯不見於經唯鄭注有之尙書所紀

三代臣工若契若益若棄若夔若龍若皋陶若傅說若巫咸若周公旦
召公奭皆稱名不稱字何獨伊尹以字稱也司馬遷僅從安國問古文
未嘗受古文既於堯典禹貢金縢洪範微子著其說矣若咸有一德彼
固不辨爲何篇也案史記索隱云尚書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時康
太史公配之於斯謂咸湯之日其書又失次序康
成不見古文而緇衣兩引咸有一德彼亦第聞而知之故注爲今亡亦
實不辨爲太甲篇也故尹誥卽康成亦只注爲伊尹之誥今亡未嘗言
告成湯其注爲伊尹誥湯者禮記義疏耳乃無識者遂據之以攻古文
不知湯爲沒諡之號不容告湯豫稱其諡湯爲字亦不容以臣字君此
皆事理之顯然者閻氏必欲曲證其說乃復引王肅注書序咸有一德
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當時臣工贊美湯君臣之辭案王肅注今佚
惟見裴駰史記集解所引只此一語乃依文釋辭何從見爲當時贊辭
試思不曰伊尹而曰尹躬明係伊尹自述之辭斷非臣工贊美之辭今
在告太甲篇中正是述祖陳戒語辭意顯白毫無疑義乃猶故爲齟齬

不僞而必指爲僞何也

閻若璩曰書有今文古文此自西漢時始然孟子時固無有也無有則同一百篇而已矣何孟子引今文書由今校之辭既相符義亦脗合及其引古文書若秦誓上秦誓中武成辭既不同而句讀隨異義亦不同而甚至違反試爲道破真有令人失笑者焉孟子引今文者六時曰曷喪二句一若保赤子二舜流共工于幽州五句三二十有八載五句四殺越人于貨三句五享多儀四句六惟竄三苗竄作殺罔不讞上有凡民二字然許氏說文引周書正作凡民罔不憝亦可證非孟子自增之也至天降下民爲書辭玩其文義似應至武王恥之止今截至曷敢有越厥志趙岐讀其助上帝寵之爲句四方字屬下今文以寵之四方爲句有罪無罪下削去惟我在三字以予字代天下是誓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矣有攸不爲臣一段截去首句東征上增肆予二字綴厥士女下復出惟其士女紹我周王見休一句

變作紹我周王天休震動二句其不同至如此然猶可言也若義理之牴牾叙議之錯難則未有如前所論王曰無畏一節者也豈孟子逆知百餘年後書分今文古文特多所改竄抑孟子當日引書原未嘗改竄故今以真書校之祇覺其合而晚作偽書者必須多方改竄以與己一類而遂不顧後有以孟子校者之不合邪此又一大破綻也

辨曰孟子時固無古文今文之別而辭有改竄墨子有之荀子有之左傳論語皆有之不獨孟子也就孟子而論引書僅一字異文誠不爲改竄若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愍多凡民二字實孟子所增閻氏以爲古本如是引說文爲證案許慎不見古文增多篇其序曰書孔氏者乃主科斗字畫而言如鄭康成之師祖孔學同爲說文中尙有賈遠之漆書本可考至所引古人二條如說命之若藥不瞑眩二語康誥之殺越人于貨三語實本孟子孟子外無別引古文一語者不得謂孟子於今文無

改竄也且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改作放勳乃殂落是亦改竄今文之一證至其引古文亦有不改竄者如泰誓之天視自我民視二句太甲之天作孽四句說命之若藥弗瞑眩二句君牙之不顯哉文王謨四句大禹謨之祇載見瞽瞍三句舜往于田二句仲虺之誥之葛伯仇餉一句曷嘗有所改竄遂異於引今文哉至天降下民數語其文義實不應至武王恥之止何也閻氏既以孟子所引爲古書詞則惟我在三字所謂我者武王之自稱也武王口中既自稱爲我復自稱爲武王乎此明係孟子釋書之辭而共辭復有增竄趙歧註此章爲逸書其不見古文可知故讀其助上帝寵之爲句非必原書果如是也若有攸不爲臣一段王曰無畏甯爾也一節孟子皆不言引書特襲書意而點竄成文耳日子謂孟子點竄成文可徵驗一二否曰可如仲虺之誥爲初征自葛孟子伐燕章引之改爲湯一征自葛始而增天下信之句宋小國章又引之改爲湯始征自葛載改天下信之爲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句又

如仲虺之誥改爲攸徂之民室家相慶孟子伐燕章改爲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至宋小國章望雲霓改爲望雨不止改爲弗止耕者改爲芸者僣我后后來其蘇改爲僣我后后來其無罰不獨於原書有改竄並於已所述書亦有改竄雖所引均爲古文然同引一書兩處異文此非孟子引書改竄之例而何豈不顧後之人有以原文校之者而乃故爲是牴牾不合邪孟子殆曰吾自行文云爾非爲後人考據地也請善尋破綻者試一思之

案閻氏引孟子改竄古文獨謂此條證亦知其說之不可通而姑妄書以欺人耳其所著疏證類此者尙多其後出

據王鳴盛孫星衍江聲段玉裁輩爭相祖述張琦谷謂其尙口而率違心洵不誣也

閻若璩曰今文牧誓篇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牧野在朝歌之南卽商郊地猶有扈氏之郊名甘云爾非二地也故誓師之辭曰于商郊不必復言牧野詩大雅曰矢于牧野又曰牧野洋洋卽不必言商郊僞作武成者昧於此義敘武王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

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似武王於癸亥僅頓兵商郊次日甲子昧爽始及牧野誓師誓已而戰一地也分作兩地用之可乎

辨曰閻氏疑武王於癸亥僅頓兵商郊次日甲子始及牧野誓師誓已而戰不應一地分作兩地夫商郊乃初入紂境牧野則漸逼紂都此實兩地非一地也案其大略尙書大傳亦著之大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鼓舞以待旦此卽武成所謂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者也又云武王與紂戰于晦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此又武成所謂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者也商郊牧野儼然兩地伏生爲秦博士時見其籍而誌之豈晉人所能僞造其事閻氏徒讀牧誓不讀大傳見有商郊牧野一語遂望文生義肆其詆嫠而不知牧誓紀其言故總撮書之武成紀其事故分析著之移步換形安能鑿舟以求劍也哉

閻若璩曰商郊牧野本一地而作兩地用之既決非信史孟津河朔

亦本一地而作兩地用之可謂實錄乎周本紀又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蓋言師盡渡河至于盟津大會諸侯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三篇之作俱作于河北之孟津于河之南洛之北無涉魏晉間名漸訛易孔安國傳以孟津在洛北書與傳同出一手故撰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嗟我友邦冢君之誓誓于河之南嗚呼西土有眾之誓誓于河之北截然異地武成篇曰既戊午師逾孟津逾者越也言已越孟津而過之非以孟津在河南明證乎

辨曰書言河朔乃舉地之大概而言孟津乃津水名何得混爲一地孔傳解孟津在洛北乃釋禹貢導河至于孟津東過洛汭之文就洛汭入河言之故云孟津在洛北至秦誓之大會孟津孔傳未釋言會于洛北也亦未釋言會于河南也秦誓上篇云會于孟津次篇云次于河朔一就諸侯所會言一就王所次言案史記周本紀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

盟津諸侯咸會此卽武成之戊午師逾孟津秦誓之大會于孟津也詞義皆同益可證其不僞乃閻氏有意誣之於引史記師畢渡盟津而自釋之曰蓋言師畢渡河至于孟津又於引武成篇師逾孟津而自釋之曰逾者越也言已越孟津而過之是爲孟津在河南明證夫孟津一河津之名耳同一河卽同一津書文本自明白自閻氏於孟津下添渡河二字一似河外有津津外有河析河與津而二之是自據後世訛易之地名以沒古書本來之面目其咎恐不在梅氏而轉在閻氏也何也周書史記只言孟津無分南北雖有次于河朔之言究未嘗言孟津在河北亦未言孟津在河南何從見其以孟津爲在河南明證哉若以爲秦誓先言孟津後言河朔則孟津宜在河南不知河朔指渡河之陸地非猶是孟津之水名蓋孟津卽所渡之河非必渡河始至于孟津亦非未渡河而卽有孟津凡以孟津在河之北在河之南者皆後世強設其名非禹貢周書之文也故武成書序史記但言師渡孟津三書如出一口

而閻氏釋史記則云渡河至於孟津釋武成則曰越孟津而過之同辭異解意爲區別細檢原書實無此義必作僞以證成其僞不知何苦而爲此

閻若璩云僞秦誓三篇或云宣帝時得或云武帝時得皆非也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卽引僞秦誓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於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則知此書出於武帝之前決矣東漢馬融始竊疑之云秦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稽其事頗涉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春秋引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秦誓曰朕夢協朕卜鑒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秦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秦誓曰獨夫受禮記引秦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秦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馬融之言如此東晉元帝時梅

賾忽獻古文尚書有秦誓三篇凡馬所疑不在此者悉在焉人焉得不信以爲眞而不知其僞之愈不可掩也何也馬融明言書傳所引秦誓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非謂盡於此五事也而僞作古文者不能博極羣書止據馬融之所及而不能據馬融之所未及故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見茲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墨子又從而釋之曰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可謂深切著明矣墨子生孔子後孟子前詩書完好未遭秦燬且其書甚眞非依託者比而晚出之古文獨遺此數語非一大破綻乎

辨曰僞秦誓三篇漢時雖立於學官而白魚赤鳥等語董仲舒而外其敬伏生亦引之乃漢儒親注其文而猶指爲僞不爭所得之先後只爭傳記所引之有無也馬融旣以傳記之有無定其僞則晚出秦誓之爲眞無可議也乃閻氏偏於無可議中尋隙以毀之謂不能於五事之外博采羣書止據馬融之所及而不及馬融之所未及夫馬融所引者纔

五事耳今明明有上中下三篇之文豈止馬融所及五事而已乎卽就各書所引有出於五事之外者計之如剗剔孕婦見墨子尙鬼篇不肯事上帝鬼神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見墨子非命篇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見孟子交鄰章同德度義見左傳昭二十四年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見管子法禁篇播棄黎老見墨子尙鬼篇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見墨子非命篇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見左傳昭二十四年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見孟子堯以章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見論語堯曰篇斯朝涉之脛見淮南子主術篇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見戰國秦策上帝不順祝降時喪見墨子非命篇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王見墨子兼愛篇是書傳所引者非不多也是皆馬融之所不及者也今何嘗不在古文中乎至

墨子尙同篇有引秦誓曰小人見姦巧也乃聞不言也發罪鈞語與古文不類疑爲僞秦誓之遺蓋當時秦誓有數本有民間發壁所得有掘地所得有河內女子所獻今皆散亡則此數語安知非其逸文而乃謂爲古文采輯之所遺乎且遺文不獨秦誓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此孟子所引也可謂爲堯典之有遺乎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祿去君室賞罰不由君佞人執政在女主不出五年有走王此唐書五行志所引也可謂金縢之有遺乎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此左傳所引也可謂康誥之有遺乎無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白虎通所引也可謂無逸之有遺乎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此尙書大傳所引也可謂盤庚之有遺乎豈今文亦有破綻乎况論秦誓所遺亦不止此一條如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乃作秦誓告於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邊

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今
 予發維共行天之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又如劉向說苑云秦誓
 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
 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又如漢書郊祀志云秦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
 可以永年不天之大律又如劉歆三統歷引秦誓云丙午逮師此皆古
 文所無而秦誓所有者謂偽造者收拾無遺而何以所遺若是之多乎
 誰知攻人作偽者偏工於作偽見古文中無此秦誓遂不問其為誰何
 之秦誓乃采輯各書盡入之於漢時所行今文中而號於人曰此孔壁
 古秦誓也雖馬融所引五事及所見書傳絕無一語出其中而亦有所
 不顧此其識由閭若璩唱之而王鳴盛孫星衍和之閭氏既以偽秦誓
 補二十四篇之缺說見卷中王氏孫氏即輯雜說以續秦誓之亡見王鳴盛
孫星衍無論其非古文之秦誓恐以之當今文秦誓而亦有所不
今古文注疏合矣如所輯史記周本紀一曰宋必為今文秦誓本文觀於五帝紀用
龜典等篇可見即伏生亦多異文非盡本經今孫王二家輯作今

文泰誓余故
疑其不合

凡若此者蓋將欲拔趙幟立漢幟以撼千年孔壁之古經
多見其不知量也

又曰自吳澄創爲古文收拾無遺之說諸家信之閻氏亦嘗據此以立
論今閻氏幸忘前說反舉古文所遺爲言余因循迹旁搜又得數條是
卽泰誓一篇而吳氏之說已可立敗蓋以古文爲僞撰者全在收拾無
遺一語今謂泰誓出於收拾何以所遺若此之多泰誓既有所遺則古
文之非出於收拾非出於僞撰明矣而諸家列傳記所引以爲僞證者
妄矣閻氏本欲爲古文尋破綻而不虞適爲古文證冤誣是亦古文不
幸中之一幸者特是閻氏駁馬融之言不過恐其爲古文作證其計則
巧其蹟則拙也

閻若璩曰昭二十四年襄宏引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云云上文同
德度義分明係襄宏自語不然有不冠以泰誓乎卽另出一篇亦應
先作太誓曰同德度義次作又曰紂有億兆夷人方協左氏引誓之

例更可笑蔡傳寡陋以同德度義爲古者兵志之詞世竟有不讀左傳者

辨曰古人臨文引書惟求達意剪裁割裂惟意所適無定例也今閻氏謂左氏引同德度義不冠以泰誓斷爲裴宏自語而次句紂有億兆夷人乃爲泰誓意謂若均係泰誓何以別出不知同一書而別出古人往往有之閻氏不讀劉向說苑乎說苑辨物篇云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案窮神知化二句易繫辭中語乃劉向引之絕不冠之以易豈此句爲劉向自語乎仰以觀於天文三句亦易繫辭中語何劉向不先作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次作又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乎蔡氏非不讀左傳乃以爲兵志之詞其意蓋在於彌縫反與閻氏以口實矣此與宣公十二年所引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之類正同蓋同引一書而離析之者古人實有此文法試讀說

苑當曉然耳

閻若璩曰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入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此甚而輕加三代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予後世人主嗜殺者之口實且習其讀者羣以爲固然也苟一詳思未有不痛其言之易者我故曰作僞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

辨曰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不知所指稽之泰誓實有此言則作俑者紂也傳至後世漢法猶夷三族春秋猶譏世卿豈紂之惡反減於漢與春秋邪至史臣作書厯數紂罪至於如此之甚自是據實之言謂其辭之太盡則可謂其書之有僞則不可何也子貢不云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正指泰誓所數紂罪而言獨是千古暴君推紂爲首慘酷不德之刑本所優爲閻氏以攻古文之故乃至曲爲獨夫開脫誠不知其何心矣吾友陶辛垣銳之言曰閻氏引墨子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而以爲眞泰誓或疑近於商君之法則引盤庚

我乃剗殄滅之酒誥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等語以實其真不爲武王辨也而偏於罪人以族之言決爲僞泰誓嘖嘖爲紂辨是制三代以上不德之刑予後世人主嗜殺者之口者非紂也武王也黑白混淆是非顛倒一至於此此誠推見至隱之論矣

閻若璩曰古人文字多用韻不獨周易老子爲然其與人面語亦間以韻成文堯曰咨爾舜一段躬終窮中韻協太誓曰我武惟揚揚疆張光韻協墨子引太誓之言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唯我有周受之大帝亦有韻之文竊意當日舜亦以命禹原未嘗增減堯一字而僞作大禹謨者於呼禹之下增十二句而至天之厯數在汝躬增四句而至允執其中增九句而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又溢以二句而止不惟其辭之費意之重而於古人以韻成文之體亦大不識之矣至墨子所引

以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竄入泰誓下篇以爲鑑不遠在彼
殷王六句倒置之竄入中篇中又以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二句爲重
出伊訓咸有一德而滅去之止留其後之語反似墨子當日將古泰
誓篇凡韻相協者采集成之而後引之而古原未嘗有以韻成文之
體也按墨子原文爲鑑不遠在彼殷王下卽繫以殷王所謂四語今
泰誓既云商王受力行無度又更端云受罪浮于桀自不得用爲鑑
不遠在彼殷王故遂易殷王爲夏王以作照應前面之辭此其遷就
之本懷云

辨曰甚矣閻氏居心立言之反覆也前既於帝德廣運六語能自得師
二語惟口起羞四語訐其改以協韻此復訐其不協韻何前後之兩歧
邪近日攻古文家專操兩端之術以肆其詆誣而不知其一人之言已
顯有矛盾夫古人文字有韻無韻有何定例論語引古文凡四無不竄
易字句不獨堯曰咨爾舜一段也此自作論語者鎔尙書之文離合斷

續忽古忽今與他處之以書作證者迴別故毛氏謂堯曰章非引書體
良然若必以堯曰咨數語爲古尙書文則堯典何以不載豈堯典亦有
僞邪至墨子之引書亦有竄易如所引今文甘誓一段是已其引泰誓
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
此雖用書詞卻非書意蓋誓師時方殪股何遽說到鑑股此明是墨子
之詞借此以引起下句耳下四句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
暴無傷此方是泰誓之辭又夾入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二句墨子旣於
非樂篇參作湯誓其辭曰嗚呼舜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
上帝不順降之百殍又於泰誓入此二句一語而兩用之不謂墨子之
采集成文得乎且采集成文不獨墨子有之宋王觀國云孔子誄是魯
哀公集詩辭而成之非公自語曰旻天不弔節南山詩也不愍遺一老
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十月之交詩也煢煢余在疚閔予小子詩也此條
亦引見閻氏古文尙書疏證中閻氏謂集詩爲誄辭哀公固在三百篇

之後何不可之有予亦謂墨子在古文尙書之後集古文爲書辭亦何不可之有

閻若璩曰史家有追書之辭每以後之官名制度叙前代事蹟讀者要以意會不必以爲核其類甚多今姑舉一事如郡守更爲太守始景帝中二年七月太史公書於景帝前輒曰太守豈當日之實稱乎抑偶誤耳竊謂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觀牧誓可見州鳩蓋以其終有天下故以有天下之制稱之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叙武王新統軍而曰王乃大巡六師則大不可矣序書者在刪書者之後故流傳說頗訛見召誥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太保爲召公之官曰西旅獻獒太保乃作旅獒不知武王時召公尙未也然史家多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初不計其時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叙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乃作旅獒

則大不可矣凡僞書之以追書爲實稱其誤如此

辨曰史家有追書之辭閻氏既知之矣且列景帝時之書太守伶州鳩之論六師爲追書常例此正可以證秦誓之稱六師旅葵之書太保何也伐紂有誓旅葵有訓雖當時事而據以潤飾成書者不必當時之史臣也其在古則堯典大禹皋陶謨爲夏之史臣所作其在今則歷朝之史遠者成於異代近者亦紀於數十年以後辭有藻飾故事有追序卽如秦誓下篇王曰以下固爲武王之辭若其篇首云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此史臣追序當日本事之辭也旅葵自嗚呼以下固爲召公之辭若其篇首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用訓于王此亦史臣追序當日本事之辭也若必以爲當武王時作則高宗彤日越有雉雉伊已方格王陳訓篇首何爲以高宗稱高宗乃沒後之謚則書不必爲當時筆其爲史臣追紀之辭明矣觀於此而秦誓稱六師旅葵書太保其爲史臣追紀之辭亦明矣吾且問閻氏閻氏據管子法禁

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又據孟子引書曰作之君作之師至武王恥之止謂武王二字皆爲史臣之辭此時武王誓師便稱武王則是史臣追爲之辭既可以死後之謚加之獨不可以有天下之制加之乎武王尙可以死後之謚加之太保獨不可以所終之官加之乎閻氏其何說焉且其述左傳石碏謂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是時桓公尙存不得稱謚乃作史者追紀之辭見尙書疏證此與旅獒之書太保何異閻氏何獨明於彼而昧於此也吾故曰梅鷟之攻古文不知其不僞而僞之閻氏之攻古文明知其不僞而僞之者也

閻若璩曰予獨怪其古人有言曰以下如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當時百姓讎紂往往而有何至武王深文之爲世讎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發端汎語也何至武王易其辭爲除惡務本以加諸紂身湯誓師不過曰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牧野誓師曰今予發惟

恭行天之罰如是已耳何至此爲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
若當時百姓亦未知讎紂而武王實嗾使之者噫其甚矣

辨曰世讎之說自顧炎武始議之認世讎爲讎其先世楊氏曰世讎言
乃祖乃父罹其凶虐非並其先世讎之也蓋言紂之暴虐戮人父兄爲
百姓之世讎所謂虐我則讎也閻氏不知顧說之誤遽議爲武王深文
不知紂當日毒痛四海百姓痛心疾首實有此光景史臣據實書之以
作武王誓詞豈有謬焉乃閻氏摘其言之過甚試思孟子亦云誅一夫
紂君何以謂之一夫以其爲百姓所讎也旣爲百姓所讎則以眾士殲
其讎所謂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夫何過焉夫湯所罰者桀也武所罰者
紂也曷罰乎爾罰其惡也旣罰其惡而謂不可以除惡加乎其身則武
王興師所當除者將加諸誰之身邪武王敗紂之罪其辭較湯爲嚴誠
以紂之罪浮于桀也閻氏不知武王之心反嘗作誓者有甚辭疑爲後
人所僞造誤矣

閻若璩曰吾嘗疑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
伐用張于湯有光必史臣美武王之辭非武王之語蓋紂之惡甚於
桀而武除暴之功亦遂高於湯史臣正紀其實處曰于湯有光非誇
也僞作者以三篇俱武王語一例俱竄入之於口中試思禮記引太
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謙謙於父之前而於商先王轉自多其功聖人氣象豈至於
此吾故疑焉今讀管子又得一條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之
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亦史臣辭亦被竄入於其口試思紂有億
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寔宏引泰誓語也論語
引之卽作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其相同如此何至管子引泰誓辭
出史臣晚出書卻撰作武王之自語牴牾至此後世必有能辨之者
辨曰我武惟揚孟子引爲泰誓自不得言僞試問我者誰蓋武王之自
我也首句武王旣自稱我則以下數句爲武王之辭無疑矣若疑其辭

之近夸試合下節讀之自可悟其意旨蓋行師誓眾發揚蹈厲所以作
三軍之氣引證前王所以釋眾士之疑故先著此數語而下卽續之曰
易哉夫子云云也是厲將士語非自誇張語此時功尙未成何功之可
誇哉至謂管子引泰誓武王有臣三千而古文作予有臣三千此乃引
書者所改如虞書帝乃殂落而孟子改作放勳乃殂落亦其例也惟論
語引泰誓作武王曰故予字可用管子引作泰誓曰不改爲武王則予
字何屬古人引書改字但取其證佐明白豈有一定之例哉且閻氏據
爲史臣之辭者以有武王二字耳試讀今文武王諸篇如牧誓則書王
左杖黃鉞洪範則書王訪于箕子金縢則書王有疾弗豫皆稱王不稱
武王此稱武王皆引書者之辭耳柰何據此以牴牾古文也哉閻氏言
僞而辨非詳加審訂其不貽惑後世者幾希

也其當時紀事之辭但稱王
不稱武王體例不同又如此

案古今文於後述事或稱
武王如召諸君與等篇是

閻若璩曰自僞泰誓三篇興以觀兵爲上篇伐紂爲中下二篇以合

於書序十一年伐殷一月戊午渡孟津之例太史公書悉詳載之山
漢迄宋初未有敢辯其非者而伊川程子則謂武王無觀兵而武王
之冤始白是卽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
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之意也大哉言乎三代以下所未有也今
試平心易氣取晚出武成篇讀之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惟九年大統未集非卽受命改元之妄說乎秦誓上篇曰我文考肅
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非卽三年
服畢觀兵孟津之說乎又曰惟受罔有悛心云云予小子夙夜祇懼
以爾有眾底天之罰非卽歸居二年聞紂虐滋甚更徧告諸侯東伐
紂之說乎凡此書出於魏晉之間羣言淆亂之日皆厯有明徵而世
之儒者必欲曲爲文解以九年爲自導征始觀政爲非觀兵若以此
晚出諸篇爲大有異于僞秦誓者嗚呼亦未之思也已矣

辨曰今文秦誓云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而史記述之云

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是觀兵之說記有其文古文尙書無是語也程子所辨者僞泰誓之文非古泰誓之文謂泰誓觀政卽觀兵徧考說文字書政字無作兵字解者前人謂觀政非觀兵其言良允國語云先王耀德不觀兵不得云耀德不觀政也閻氏何所據而堅執爲觀兵之證吾恐武王之寃雖白而尙書之寃轉滋矣且卽武成讀之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卽無逸篇所云文王受命惟中身也以撫方夏卽君奭篇所云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也惟九年大統未集卽漢書律厯志所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是也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數語其略亦見墨子非命篇此皆厯厯有徵非出於魏晉之間羣言淆亂之日也梁武帝曰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尙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然則觀兵之說當以之議今文泰誓不當以之議古文泰誓乃閻氏方欲以今文泰誓援入僞古文二十四篇中而反以觀兵之說移而蔽罪於古泰誓張冠李戴

周內巧詆不意解經之書乃有舞文之智吁可慨已

閻若璩曰梅鷟云趙岐注武成篇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忤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岐之言平正無礙甚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眾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果紂眾怒紂以開武王當如史記言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方合兵機今僅自攻其後必攻人不多血何至流杵且均之無辜黨與什什伍伍爭相屠戮抑獨何心且真有如蔡傳言武王之兵不待血刃者非癡語乎私意杜撰之書既非孟子所見元本而其言又蠟居周初致孟子爲不通文義不識事機之人讀書誤認紂眾自殺以爲武王虐殺何其悖哉余謂爲說善矣而抑未盡也此作僞者學誠博智誠狡見荀子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

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固殷人也淮南子有士皆倒戈而射史記有皆
倒兵以戰遂兼取之成文方續以血流杵故曰學誠博魏晉間視孟
子不過諸子中之一耳縱錯會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爲仁人爲王
者師甚著豈不可力爲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故曰智誠狡王鳴
紂與倒戈自相攻殺事見荀子儒效篇或相篇史記殷本紀淮南子
劉向列女傳璧嬖傳常璉華陽國志巴志篇非盡出妄造也但孟子
親見百篇尙書其意彼認王充論衡增篇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
戰血流浮杵詳其意彼認王充論衡增篇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
自是兩敵相爭惟恐至北若徒認自相攻殺何必加
以此而故晚出武成雖放與孟子遠而猶爲孟子地

辨曰孟子之言蓋有感於戰國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
盈城恐人以武成爲口實故言書不可盡信蓋以遏止殺之心焉非必
誤認書旨而以武王無此事也乃梅鷟誤認武成攻殺全出商衆與武
王絕不相涉疑造書者之巧爲彌縫是不知武王未戰旅爲紂率武王
既戰驅以反攻可得謂非武王之殺之乎何以見漂杵是商紂自殺之
血非武王殺之之血乎若以爲僅攻其後殺人不多疑武成有僞事是

未讀荀子儒效篇成相篇王充論衡語增篇率以胸臆妄猜固無足怪若閻氏則知之矣既引荀子乘殷人進誅之說又引淮南子史記倒戈之說與古文印證不謬則以駁梅氏妄言誰曰不宜乃明知梅說之不足據而又恐人援荀子淮南子史記以難之於是先爲摘出其事卽真且皆置之不論唯是含糊其辭誣以回護全經翼滅顯證而伸梅說吾則謂閻氏學誠博智誠狡也王氏繼之復證以列女傳華陽國志過秦論戰國策諸書倒戈流血事益確鑿乃復臆斷爲二事必不合一試思王充論衡語增篇明云牧野之戰血流浮忤武侯爲後主詔亦云牧野之戰商人倒戈血杵倒戈皆在牧野何得云二事必不合一彼徒見各書分引或云血杵或云倒戈遂妄臆二事不在一時不知武王無再戰牧野之事而諸書皆以牧野爲言則倒戈流血事本相因正是一時實錄王氏欲析而二之冀生其隙其如真蹟之不可掩何蓋自梅楚而下攻武成者說愈變旨愈歧吾誠不解其用意之所在矣

閻若璩曰一人論有先後互異若南北背馳者黃太沖嘗謂聖人之
言不在文辭而在義理義理無疵則文辭不害其爲異如大禹謨人
心道心之言此豈三代以下可僞爲者哉晚而序余疏證兩卷則謂
人心道心本之荀子正是荀子性惡宗旨又謂此十六字爲理學之
蠱最甚何相反也其孟子師說一條又與梅氏說明人梅氏說
何合也師說云武王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于
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標杵是商人自相殺也孟子以至
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是明言武王殺之兩意相背則知孟子所
見之武成非孔安國古文之武成也古文之僞此亦一證

辨曰古文叙事有舉一而義自見者如牧野之戰倒戈攻後之言是也
武王師至士卒輻分於是率以攻紂雖攻後者倒戈之人而率以攻後
者虎賁之士也不然彼方率旅若林其中必有同心惡黨抗顏拒命者
豈虎賁之士一惟束手不戰以待其殘殺自斃哉其曰倒戈攻後卽有

隨攻後之人以攻者此勢之自然無俟明言前途殺之卽是武王殺之
兩意何曾相背孟子之意蓋以血流杵之辭史臣鋪張已甚耳孔傳云
血流漂杵甚之言正與孟意相發明胡猶譏焉且血流杵事漢人亦
有論之者王充論衡語增篇云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素鐵伸
鉤之力紂謂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
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爲武王所擒時亦殺傷十
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察武成之篇
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
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
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據王充此言雖與孟子之意不同然血
流浮杵實與孟子所見之武成無異不得謂武成有僞事也自梅鷟創
爲異說黃宗羲亦襲其言黃氏潛心理學嘗謂聖人之言不在文辭而
在義理義理無疵則文辭不害其爲異如大禹謨人心道心之言豈三

代以下所可僞爲是也乃自閻氏疏證出黃氏見而序之遂至失其本心變其初說至謂人心道心本之荀子爲荀子性惡宗旨又謂此十六字爲理學之靈悖誕乃爾前後判若兩人可見梅閻邪說惑世誣民以黃宗羲之卓卓亦爲所鑽鼓無怪乎庸庸者之臆決同聲也是以孟子云正人心閑聖道必先在於息邪說

閻若璩曰按何其血流之杵也此孟子語似當日書辭僅血流杵三字未必增有漂字只緣趙岐注云爾晚出書與之同故可驗其出趙氏後

辨曰孟子摘武成血流杵以成文語不求備此行文法非引書法也若必謂原書只血流杵三字試問血流杵三字何以成文豈武成一篇僅此三字而已乎趙岐雖不見古文未嘗不竊聞一二既增一漂字其必知原書之所有明矣閻氏何以驗其出於趙氏後邪且血流漂湎見於國策血流浮杵見於論衡皆本武成爲言國策杵作湎論衡漂作浮皆

一字異文合兩書參之則血流漂杵四字其爲武成之文無疑閻氏徒見孟子所言僅三字絕不細參其文理旁徵諸傳記又見趙注有漂字遂妄疑爲後人所增可謂謬矣

閻若璩曰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際亡當建武以前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祕書其篇固具在也故劉向著別錄云尙書五十八篇班固志藝文尙書五十七篇則可見矣劉歆作三統歷引武成篇二十八字其辭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翼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二月旣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旣旁生霸粍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粍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質之今安國傳迴異無論此篇已亡而復出相距三百年中間儒者如班固鄭康成皆未之見而直至梅賾始得而獻之可疑之甚卽其事蹟時日亦多未合武王以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日五日甲子誅紂是歲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十六

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旁志所謂惟四月既旁生霸是也粵六日庚戌是爲二十二日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是爲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是爲二十七日乃以庶國餼于周皆劉歆占之於象緯驗之於時令考之於經傳無不脗合而後著其說如此班固所謂推法最密者也今後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爲王至于豐其說既無所本以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又與其事相乖且尤可議者古人之書時紀事有一定之體召誥惟三日丙午肅越三日則爲戊申顧命篇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爲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七日耳非離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既祀于周廟矣越三日柴望則爲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以紀事乎夫一古文也劉歆見之於三百年前信而有徵如此梅賾獻之於三百年後僞而無稽如此學者將從遠而可信者乎亦從近而不足信者乎

辨曰鄭康成云武成建武之際亡孔穎達正義謂亡者劉歆所引之僞武成漢世僞書盛行劉歆著三統厯引之特借以明厯法耳非考定武成也武成式商容閭樂記引之爲行商容而復其位康成注容爲禮樂之官故王應麟謂其不見古文武成則其注爲建武之際亡者孔氏以僞武成當之其說良允案劉歆所引武成見逸周書世俘篇世俘解云惟一日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鬯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其辭大致略同惟壬辰作丙辰癸巳作丁巳當是傳述異文而閻氏遽執此爲眞古文且恐人指爲世俘篇而力加飾辨見商書不知其欲蓋而彌彰也夫作僞之人非盡無所依傍此必漢時造武成者不見古文特襲逸周書爲之劉歆因文證厯偶然引用但此不論厯法之疏密止論文辭之是非今謂後出武成

以四月哉生明爲王至于豐說無所本案篇名武成乃克殷後所述史臣敘事將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總揭於前然後於告諸侯口中歷述伐紂告神之事不必揆時順日而次序秩然此自古史文法論見偽後造武成者未見古文徒知竊取世俘篇爲揆時順日敘去而閻氏不諳古史文法反斥其事蹟乖錯謬矣朱子曰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爲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爲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爲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爲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爲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

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煩而數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不知劉歆何所據也顏注以爲今文尙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顏氏之云又未知何所據也朱說如此在朱子疑經文倒故有考定而所指燎祭之違禮則甚確乃閻氏巧附其辭伸劉歆以駁朱子見閻氏尙書疏證謂劉歆推法最密占之象緯皆合昔張衡譏歆推步行度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記差謬數百若是其尙書安必推法之悉合邪又謂丁未祀于周廟後越三日庚戌爲甲子之不詳張崇蘭曰正義謂或史官異文或係四日之誤古四字積四畫爲之脫一畫固甚易耳若指爲作僞之迹則毛氏嘗引畢命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謂同是僞書豈有明於此而暗於彼者良品案宋吳斗南引隸續曰丁未越三日庚戌則是去丁而不數處士嚴發碑云戊申朔五日癸丑者正用武成句法此碑舍召誥之正理而從武成之誤文亦漢人好奇之過若是漢人已見武成書法如此從而效之其非後人不詳甲子者之所僞

造明矣合而觀之劉歆所引顯為異文未必信而有徵梅賾所獻自為
孔傳未必偽而無稽不知閻氏何從見遠之必可信而近之不足信也
案閻氏駁朱子云古者天子出征所謂如帝宜社諸祭要亦不過數日
間即偏及豈得拘紮不欲數遂曠日特久坐失兵機邪曉出武或敗丁
未祀周廟者欲合柔口收庚戌榮望不似漢志庚戌辛亥連日者遷祭
不欲數之文也然則其用心有疑密也哉閻氏之說如此其品竊謂閻
氏駁朱子攻古文無非支離曲說武成諸祭乃在功成後非出征時也
有何忙迫必不可曠日持久坐失兵機曲禮云內事以柔日祭出
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此自古禮之常今武成以一與禮相應不知
何所欲驗其為改就也大抵攻古文者不合古今則加以斷齟合又加
就操兩端以肆其抵牾其用心亦蘇刻矣

閻若璩曰按姚立方曰成王既黜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與書
序同而魯周公世家則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
是周公作周官別其宜作立政其云成王作者不必成王自作云周
公作者亦奉成王命為之也君臣一體正可想見序與史本不牴牾
偽者僅見序合周紀不參以魯世家遂謂成王作周官矣考立政所
敘官名與周公之六卿有其四而爵位復迥別自餘則無一同者作

偽者蓋以立政周公作周官成王作庶可掩其不同之蹟不知立政周官實皆出周公一人手筆決不自相矛盾祇惜秦火以後無由觀當日真周官云何耳又曰自阜成兆民以上皆爲王言下又王曰忽於中間入六年至大明黜陟一段爲史臣紀事語夾雜浚亂無此體格

辨曰旣知周公作周官乃奉王命爲之豈有奉王命爲之而不紀以王之命者如首段卽云惟周王中後兩段卽云王曰此自書體當然卽周公爲之不過如是何曾與史世家牴牾且謂周公作周官者史遷之言也周史自與書序應安知有史遷之世家哉若以立政所敘官名與周官六卿卿有四而爵位迴別不知其三卿之司徒司馬司空乃就諸侯之官言觀於下文卽接言文王可見文王是時爲諸侯有此三官故立政追述之至成王增置六卿遂爲有天下之制其爵位自較崇

六卿爵位亦見

禮故下文司寇卽有式敬由獄長我王國之命卽周官司寇掌邦禁職

也周官紀其統官故較略立政述其屬官故較詳兩書分見何能執彼以議此且成王作周官周公作立政明見書序何嘗是作者自掩其不同之蹟兩書各有取義相足而不相妨又何嘗有彼此矛盾之端無隙而指爲隙可謂妄矣其更謬者謂周官序事夾雜浚亂今案周官首節紀成王訓官之由若昔大猷三節成王自敘其訓官之意立太師至大明黜陟十節乃史臣歷敘所訓之官凡我有官以下則成王訓以居官守職薦賢之道末節又以王言總呼卿屬而申勅之章法井然古史體格如是其如閻氏姚氏之不知何案郭敬曰周官家宰掌邦治至大明成王訓百官何用項禮此後人自述郭敬曰周官家宰掌邦治至大明郭敬曰周官家宰掌邦治至大明竊謂郭說非也是時周禮未作典制未備故史記云成王在豐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作周官其歷舉冢宰六卿之職正其次序官政處非徒爲訓百官發也考周官不審篇名與論文不知有題目者相去幾希况衆宰掌邦治語漢仲長統亦引之郭氏不知而閻氏猶據其言吾故附論之於此